



物自体，神学与柏拉图主义

Thing - in - itself, theology and Plato's doctrine

汪民安 Wang Min'an

在《偶像的黄昏》的“‘真正的世界’如何终于变成了寓言”一节中，尼采提纲 领地描写了对柏拉图主义进行自我回忆的欧洲哲学史。这个历史对于尼采来说，是“一个错误的历史”。这个错误的核心就是将理念和“真正的世界”结合在一起。理念只是埋藏在“真正的世界”中，并享有对于感性世界的巨大优越性。尼采将它表述为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指的是：“真正的世界是智者、信者、有德者可以达到的——他生活其中，他就是它。”尼采将这点称为理念最古老的形式。真正的世界在此虽然没有得到明确描述，但是它已经显露出非同寻常的一面：它只是少数人（智者、信者和有德者）才可以达到的，它为自己设定了前提和条件，这意味着它开始和感性世界有了沟 和距离——感性世界是人人可以达到的。只有有德者才可以达到这个真实世界——这个超感性世界，相对于无德者和愚者置身于其中的感性世界而言，这个超感性的真实世界有了优越感。但是，这个真正的世界（超感性世界）毕竟是人（即便是少数

人）可以抵达的，人可以无障碍地生活其中，也就是说，它还是在此岸，它还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它尚未完全同感性世界决裂。从这个意义上说，感性世界和真实世界（超感性世界）有了分离的趋势，但还没有完全隔绝，还没有划分为截然两分的世界，它们同处于现世之中。显然，这是柏拉图的观点：有德者和智者享有真正的世界，无德者和愚者享有感性世界。但这两个世界都是此岸世界，都可以抵达，只不过其空间

#1 自在之物 装置 王广义

#2-3 自在之物 草图 王广义



#3



被不一样的人所占据。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基督教阶段，“真正的世界是现在不可达到的，但许诺给智者、信者、有德者（给悔过的“罪人”）”，同第一阶段相比，这个真正的世界就不是一个现实，而是一个理想了，它是“许诺”给将来的。无论是谁，在此时和此世并不能进入其中。它只是为有德者预备的一个未来世界。这样，真实世界和感性世界进一步分离了：前者在彼岸，后者在此岸；前者在来世，后者在现世；在此，同柏拉图一样，真正的世界同样是属于智者的，但同柏拉图不一样的是，它只是许诺的，不是在现世和此岸中就可以进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感性世界和真实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了。它们不仅仅是两种不同的人（智者和愚者）所占据的空间，而且还是两种处在不同时间段内的不同空间（此世和来世，此岸和彼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较之柏拉图本人而言，尼采说，这个理念“更精巧，更难懂，更不可捉摸……它变成女人，它变成基督教式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康德的阶段，同第二个阶段的“真正的世界”的许诺相比，这接下来的第三个阶段的“真正的世界不可达到、不可证明、不可许诺，但被看做一个安慰、一个义务、一个命令。”这个真正的世界看上去同基督教的真实世界有了进一步的区分：它甚至没有获得抵达的许诺。有这样一个真正的世界，它将所有的人拒之门外，没有人能够抵达其中，窥见它的奥秘（这就同柏拉图和基督教的真实世界区分开来）。虽然不能抵达其

中，不能得以证明，但这决不意味着这个世界不存在。这个真正的世界就是康德的物自体。它存在着，只是不能被认识。康德虽然认为没法认识物自体，但是，这个超感性领域还是被设想为有知识的，虽然物自体本身并不可认识，并不意味着物自体本身的知识不存在，只是因为理性自身的限度，这样的知识无法获取。尽管是在经验和证明范围之外，“它也要求为必然持存着的东西，旨在挽救理性合法性，为之提供一个充分的根据。”（海德格尔）显然，这个不可知的真实世界和可知的经验世界仍旧是一种二分状态，仍旧是柏拉图主义的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的二分状态的最新形式。由于这个超感性世界是不可认识的，那么，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超感性领域并不是根据哲学上的认识原理而进入康德哲学中的，而是依照未曾动摇过的基督教神学的那些预设而进入康德哲学中的。”在这点上，它和基督教所构想的两个世界的模型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物自体，“本质上仍是旧的太阳，但被雾和怀疑论笼罩着；理念变得崇高、苍白、北方味儿、哥尼斯堡味儿。”

尼采将第四个决定性阶段称为实证主义的鸡鸣。这个阶段是对康德的克服。既然这个真实的世界不能被抵达，不能被认知，那么，为什么还要将它看做一个安慰，一个义务和拯救呢？“真正的世界——不可达到吗？反正未达到。未达到也就未知道。所以也就不能安慰、拯救、赋予义务：未知的东西怎么能让我们承担义务呢？……”这个超感性的真实世界既然不可抵达，我们对它一无所知，那么，面对这样一个一无所知的世界，我们也就谈不上应该对它有什么态度和义务了。为什么要对一个一无所知的世界有所承诺？这就是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德国唯心主义结束之后的新阶段，我们看到，这个新阶段则是对这个超感性世界的拒斥。对于真实世界的理念而言，对于柏拉图主义的统治而言，这个拒斥实际上是一种破晓，是“理性主义的第一个呵欠。实证主义的鸡鸣。”它是一个转折点——真实世界开始遭到了怀疑和拒斥，现在不一定要将真实世界作为安慰了。这自然就成为尼采工作的出发点——进入了尼采的哲学早期阶段：干脆废除真正的世界！“它是一个不再有任何用处的理念，也不再使人承担义务——是一个已经变得无用、多余的理念，所以是一个已被驳倒的理念，让我们废除它！”将无用的理念废除掉，随之而来的是天亮、喜悦和愉快。尼采的一系列书名正好表达了这种感觉：《人性的，太人性的》、《曙光》、《快乐的知识》。“尽管已经消除了作为真实世界的超感性世界，但还是留下了这个高层的空位，以及一个高层和低层的结构裂



口——那其实还是柏拉图主义。”（海德格尔）所以当我们废除了真正的世界，尼采接着就问：“剩下的什么世界？也许是假象的世界？……但不！随同真正的世界一起，我们也废除了假象的世界！”尼采不满足于假象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对立形式，只有两个世界同时废除了，那个深度的二元哲学模型才能废除，柏拉图主义才真正被克服。这种真实世界和假象世界的同时废除，所有的阴影便一扫而空，这就到了正午（我们看到哲学史是如何从破晓到天明到正午这一完整的过程），最光明的时刻，人类最久远的错误——柏拉图主义——得以终结，人类走到了它的顶峰。

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柏拉图主义的诞生和终结史。在此，真实世界和假象世界构成的分隔和对立成为核心：在这个区分中，真实世界对于假象世界的优先性成为柏拉图主义的首要原则。先是在现世的层面上区分了这两个世界：一个是有德者占据的世界，一个是无德者占据的世界



（柏拉图）；接下来是一个未来的许诺的彼岸精神世界和一个现世的此岸的物质世界（基督教）；一个不可认知不可经验的世界和一个可经验可认知的世界（康德）；接下来是对不可认知的真实世界的怀疑；对这个真实世界的废除；最后是对真实世界和假象世界的同时废除。后两个阶段是尼采的工作。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无论是对于尼采还是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康德和基督教的关系复杂化了。他所倡导的启蒙时代并非同基督教完全对立，恰恰相反，他的物自体概念看上去根除了神的色彩，但是，它却有强烈的神学阴影。启蒙不过是基督教的变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尼采而言，不仅要敌基督，还要反启蒙。上帝之死，不仅意味着基督教的上帝要死去，还意味着康德的物自体也要死去。

#1-2 自在之物 草图 王广义
#3 被工业快干漆覆盖的名曲 油画 王广义
#4 被工业快干漆覆盖的名画 油画 王广义